

# 憶交城人物(一)

——懷念李海涵將軍

喬家才

## 一石二斗芝麻大官

兒時常聽老人們講故事，講得趣味橫生，百聽不厭。

我們山西交城縣的風水本來很好，後來來了一位名叫趙吉士的南方人，做我們的縣太爺。他懂得看風水，一眼看到我們交城的風水太好了，非常羨慕，又非常妒忌。於是，打定主意，要來一個澈底破壞。

城裏武攀龍（官給事中）武家，有一石二斗芝麻那樣多的大小官兒。趙吉士妒忌武家的官兒太多，一發狠，安裝了一盤石磨，放上一石二斗芝麻，武家的官兒就都被碾壞了。他怕遺漏一兩粒芝麻，還在磨盤底下，放置了一隻石鷄，去吃漏掉的芝麻，不讓武家留存半個官兒。這個故事聽來好像有些荒唐，很難使人相信，因為誰也沒有看見過那盤石磨和那隻石鷄，不過說說罷了。可是，趙吉士為要破壞我們全縣的風水，硬把我們縣城的北門改向東面，却是人人可以看見的事

實，不容許你不相信。

出太原新南門（首義門），往西南有一條公路，經過晉祠、清源縣城、清源高白鎮、交城夏家營、義望村（城東十里）、交城縣城、洪相村（城西十里）、文水開柵鎮、文水縣城，一直通到汾陽縣城。這些城鎮都在太原盆地的西北邊緣，左邊是太原盆地的大平原，右邊緊靠着重重疊疊的高山，北接雲中山脈，西連呂梁山脈。

北方的山，多半是童山，山上光禿禿地沒有樹木，看起來不美不秀，着實不受看。祇有我們縣城北門外五里的卦山，真是鶴立雞羣，長滿了翠綠的柏樹，氣派非凡。北門朝向這樣風景如畫的名山，就是外行人看來，也會覺得風水不差。趙吉士偏偏不讓我們的北門朝向北面，不讓對着卦山，不是把風水破壞了嗎？

原來，我們縣城的北門外面，加添了一段圍城，把北門圍起來，成了兩道城門。原來的北門雖然仍舊向北，却被圍城擋住，而圍城的城門又改向東面，這樣一來，好風水自然就被破壞了。

這一段圍城究竟是不是趙吉士增建的，現在無法考證。假定，的確是趙吉士增建的，我想，一定也有他增建的理由。很可能是基於軍事上的需要，為了防禦西山寇攻城的原故吧？絕對不是甚麼破壞風水。因為，我們交城縣的風水好壞，對他趙吉士有甚麼不好，有甚麼防礙？為甚麼一定要破壞呢？以一個堂堂正正的趙吉士，為甚麼要幹這種損人不利己的勾當呢？

說也奇怪，近兩百年來，我們交城縣的確沒有出過甚麼人才。就以民國初年說吧！在縣外做事的人，寥寥可數，像城裏的解九箴、夏家營的田寶年、田家山的任興緒、王植三、覃村的靳子潔、洪相的王和暢、鄧村的連效禹等，都是為人作嫁，沒有獨當一面，有所作為。我們義望的王師武（他的長公子王敬中於三十八年太原城破時殉難，為太原五百完人之一）因為做趙次隴（戴文）先生的祕書多年，才有機會做一任縣長，又因不善處理事務，沒有幹多久，就下台了。他們這些人的成就，遠不如做生意的買賣人，像段村

的馬子駿是太谷萬聚恆、萬泰恆的財東，全縣的首富；西門裏的徐濟川是大德通駐濟南的老板，段村的任量才是大德通駐北平的老板。（民國以後，山西的票號祇剩下大德通一家，後來改成銀行）。

軍人做到將官的，祇有洪相的李海涵（有洪）和我兩個人，而我們兩個人結束軍人生涯，又結束得非常慘。李海涵滿懷憂鬱，七年前死於癌症，距離六十歲生日，還差一個多月。我們失敗，果真是受了風水被破壞的影響嗎？禍福無門，咎由自取。我們失敗，祇怪我們自己不行，脾氣不好，既然用不着怨天尤人，更何能怪到三百多年前的趙吉士呢？

### 交城風水趙吉士破

趙吉士安徽休寧人，順治八年（一六五二年）辛卯舉人，參加過壬辰（一六五二年）、乙未（一六五五年）、己亥（一六五九年）三次會試。乙未那一次會試，文章做得不差，就因為文章裏面有一句「不予人以可托」，犯了房官「于可托」的名諱，結果名落孫山。己亥會試，好像也沒有考中進士。趙吉士書讀得不少，才華很高，就是科場不利。著有萬青閣全集、林臥遙集、寄園寄所寄等書。康熙七年（一六六八年）到我們交城縣做縣太爺，那時交城山裏有夥強悍的土匪，我們相沿叫做「西山寇」。趙吉士說：「交山盤結千里，通數省。賊自明末據其中，數十年，官吏無敢至其地。」他又說：「交城縣北皆山，東連太原，西達邊徼。盜賊出沒不測，兵至則

遁，路險不可窮追。」

趙吉士很有謀略，很有膽識。到任以後，先了解實際情況，決定從肅清內部着手。原來交城營的營兵，半數以山民充兵，西山寇就利用這種機會，讓他們的子弟和嘍囉們混進官軍裏面當兵，結果成了兵匪不分。趙吉士認清楚這就是土匪剿不清的主要原因，呈准兵部，交城營和太原營一年一換，成了定例。官軍裏面潛伏的匪諜調走，官兵的作戰力量，自然加強了。他又把居住在城裏，惡勢力很大，暗中通匪的撫院舍人田福捉起來，田福畏懼，在監牢裏自殺。土匪沒有內應，不敢再來攻城。趙吉士整肅了內部，健全了內部，再收買覺悟的土匪，讓他們去分化土匪，瓦解土匪，運用非常成功。

康熙十年（一六七一年）趙吉士將城西北一百四十里，廢置已久的靖安堡，加以修理，屯駐官兵，設守備。趙吉士既有胆量，又很勇敢，親自統率部隊，深入山區，到達靖安堡，進駐東城底。入山二十六天，擒獲土匪頭目二十二名，安撫山民一千四百三十七家。

最後，他向巡撫建議，剿滅交城北邊鄰縣靜樂的悍匪李小黃毛（宗盛）。山西巡撫接納了他的計劃，發寧武協兵，自北入；發太原協兵，自東入，壓迫李小黃毛不得不向南逃竄。等他竄到雕窠，就食劉振家的時候，被預先埋伏的官軍逮捕，西山寇才澈底剿平。

趙吉士因剿匪有功，升戶部主事。可見趙吉士並不是讀死書的書呆子，更不是江湖術士；而是足智多謀，能文能武，雄才大略，很了不起的

人才。「大清一統志」把他列為太原府的名宦，不是沒有道理的。不知甚麼原故，兩百多年來，在民間一直流傳着趙吉士破壞風水的故事，老人們談起來，有聲有色，津津有味。

我和李海涵是高小同學，五十多年前，在我們縣裏，縣立第一高小是全縣獨一無二的高等小學，也是全縣的最高學府。人們都說，高小畢業，就等於中了秀才，可以榮宗耀祖。可是守舊的人們，都對洋學堂抱有成見，沒有好感，甚至提起洋學堂，還有些害怕，都不願意送自己的子弟進高小。因此，高小招生，每年祇能招收一班，不過三四十人，還得縣政府向各村硬要硬派。我進高小的那一年，全校三年級，共有四班學生，總數不過一百四五十人。李海涵他們那一年級，不知道甚麼原故，學生來得比較踴躍，編了兩班，第十二班和第十三班。海涵是第十三班，我遲去一年，是第十四班。論班次，海涵比我高一班，論年級，也比我高一年級。

李海涵高小畢業後，考入太原陽興中學。陽興曲陽縣，與指與縣，陽興中學係陽興十二縣的公立中學，凡屬陽興十二縣的學生，化費比較少些。滿清時代，山西全省分九府十六州（十個直隸州、六個府轄州）又八十五縣。我們太原府共轄十個縣和一個崞嵐州，十縣是：陽（曲）太（原）榆（次）太（谷）祁，徐（溝）交（城）文（水）嵐，與，人們叫做府十縣。到了民國，府一級行政機構取消了，州改為縣，又增加四縣，全省成了一百零五縣。太原府屬的崞嵐州改為崞嵐縣，徐溝縣又分出一個清源縣，連同原來的府

十縣，成了十二縣。因此，大家改叫成「陽興十二縣」。

### 縣黨部攆文昌星君

陽興中學畢業的學生，很少向省外發展，人才不多。可是李海涵他們那一年級，非常特出，非常例外，可說是人才濟濟。現在在台灣的國大代表兼國民大會秘書長陽曲郭鏡秋（澄）、立法委員陽曲馬雨蒼（濟霖）、立法委員水文孫懋西、前台灣省警務處主任秘書福建陳紹欽（宗榮）和李海涵五個人，或文或武，都是出人頭地的頂尖兒人物。陳紹欽是福建人，怎麼會是陽興中學的學生呢？因為他的老太爺陳欽如（賓寅）先生在陽曲縣做縣太爺，所以，他的中小學教育，都是在山西完成的。

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年）元月，中國國民黨山西省黨部派我為交城縣黨務整理委員，回家鄉整理黨務，這是我一生頭一次，也是最後一次，為家鄉服務。那時在縣黨部工作的同志，有城裏的呂金、下關的丁效伊、段村的任文璋和閻生澤、洪相的李海涵和王和聲。

縣黨部的辦公室是第一高小旁邊的文昌殿。當年第十三班的教室就在文昌殿的西隔壁，所以，李海涵和文昌老爺做過整整三年近鄰。文昌老爺雄踞大殿的正中間，佔去全部面積的三分之一，空下的地方成了凹字形。辦公桌子祇好擺在文昌老爺的周圍，的確不成一個格局。

「民國以來，讀書人不再把文昌老爺當做主宰命運的神，整年沒有人給他燒一柱香，磕一個

頭。廟食不繼，香煙斷絕，冷冷清清，在這裏坐冷板凳。現在我們又把祂密封起來，不透空氣，不見天日，還不如坐牢呢！實在沒有存在的必要。倒不如乾脆把祂老人家請出去，讓我們把辦公室擴充一下。我們大家商量過，都主張這樣做，不知道你敢不敢做主？」一天，李海涵對我這樣說。

「祇要你們敢做，我就敢做主。」我倒不是破除迷信，打倒偶像。假如把文昌請出去，我們不成格局的辦公室，就會變成一大間寬寬敞敞，很像樣的大辦公廳。一半可以放八張辦公桌子，一半可以作為會議室，光線也會比原先加強好多少倍。基於實際的需要，我贊成他們的意見。好在文昌老爺不比城隍老爺，城隍老爺有信徒，有羣衆，長年有人燒香磕頭。假如打倒城隍，會引起羣衆反對，惹出亂子，我們惹祂不起。文昌老爺的基本羣衆，本來就不多，少之尤少。現在這些知識分子又都揚棄了祂，不再捧祂，不再擁護祂。祂的存在與否，沒有人關心，也不會有人出面干涉。

那時大家都是二十多歲，不願意甚麼後果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勇氣十足，說幹就幹。記得，一天下午，快要黃昏的時候，海涵找來一條粗麻繩，套在文昌老爺身上，他在前面拉，要大家在背後推。大家正準備開始行動，任文璋突然阻止動手，站在文昌前面，雙手合十，慎重其事地禱告起來。大家都以為他滑稽可笑，看樣子倒是真心誠意的在禱告。他說：「文昌老爺！請你老人家原諒我們！我們並不是故意同你過不去，同你老人家爭地盤。實在是地方太小，我們不够用，

出於不得已。況且，神人不同道，大家混雜在一起，對你老人家也太不方便，還是請你老人家回你們四川梓潼的老家去吧！不要見怪我們！」

任文璋禱告完畢，大家開始動手。李海涵的氣力大，身體棒。他在陽興中學是一位運動專家，打籃球，踢足球，都有他的份。他又好打抱不平，人人都敬畏他三分。他曾同同學打賭吃饅頭，一口氣吃了一打，我們當時聽說，都不相信，可是的確確他賭贏了。海涵在前面拉，一個人抵我們三四個。大家拉的拉，推的推，七手八腳，不到十分鐘，居然把文昌老爺從寶座上請下來。我們工作得非常祕密，但是不够仔細。文昌老爺身旁有兩個小童，搗毀得不够徹底，留下半個腦袋。當我們把搗碎的泥土傾倒在外面煤渣堆上的時候，被人家發現了。縣城本來不太大，人口又不很多，消息傳遞得非常迅速，縣黨部打倒文昌，第二天就傳遍全城了。

### 二十五師一支勁旅

李海涵和我打倒偶像，在我們交城縣，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壯舉呢。事後雖然沒有人對我們說甚麼，背後批評不好，甚至有些人不滿意，總是難免的。不過，許多來縣黨部的人，倒是異口同聲，一致稱贊我們的辦公室，够體面，够氣派。不幸，過了一年多，任文璋在家裏病故了。於是，人們傳說，他的死就是因為打倒文昌的原故。那麼，像海涵和我流落他鄉，都在事業上失敗下來，在我們縣裏的人們看來，一定會說，那也是文昌老爺顯靈，在報復當年打倒他的一箭之

仇。

時局像黎明前的黑暗，黑暗的非常可怕。太原的情形惡劣，氣氛緊張，完全是暴風雨來臨前夕的情況。被閻百川先生囚禁於五台建安村的馮玉祥，已經於二月二十八日迎接到太原，階下囚變成了座上客。反對中央的政客們，汪精衛一系的大小頭目，在太原非常活躍。監察院長趙次隴先生由南京回到太原，想勸閻先生懸崖勒馬，不要輕舉妄動，好像沒有發生多大作用。我在縣裏工作了兩個多月，在家中度過農曆新年。黨務已經整理完畢，向省黨部交代清楚，趕緊離開山西。

我本來担任黃埔同學會（後改爲中央各軍事學校畢業生調查科）山西通訊員，完全是義務職。三月底回到南京，留在同學會工作。沒有幾天，閻馮聯合反抗中央的中原大戰就爆發了。仗打了半年，一直打到十月，閻馮失敗，戰爭才結束。北平的擴大會議散場，搞分裂運動的政客們，也祇好作鳥獸散。

這一年秋天，李海涵和閻生澤由天津乘船南下，到達上海，我趕緊從南京去看他們。我覺得一個人沒有堂堂正正，硬硬朗朗的學歷，不論在社會上幹甚麼工作，都是很吃虧的，勸他們投考中央軍校，從軍報國。他們毫不遲疑，接納了我的建議。我趕緊返回南京，請同學會負責人黃珍吾兄給武漢的第八期第二總隊寫了一封介紹信，保送他們去投考。當我送他們登上江輪，馳向武漢的時候，好像看見他們步上康莊大道，前程似錦，充滿光明，心裏着實爲他們高興。

事情湊巧，有時候出人意料，比有意安排，

還來的妥貼，這大概就是佛家所說的因緣吧？李海涵的大隊長，正好是我入伍時的排長雲南王月圃。他係第四期同學，很有見解，很有抱負，對人誠懇，是一位很忠實的國民黨同志。他同共產黨勢不兩立，曾經激烈鬥爭過。清黨以後，他對我有較深刻的認識，非常愛護我。我們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，最知己的朋友。

王月圃知道李海涵和閻生澤是我的小同鄉，又是我勸他們去投考軍校的，對他們特別關照。後來閻生澤的身體過不慣軍校的生活，中途休學。海涵不怕吃苦，而且很喜歡軍人生活，從此鑄造成一位很卓越的軍事人才。相隔了二十七年，一直到四十六年（一九五七年），我們在彼此失敗以後，才碰了頭，真是同病相憐，不堪回首。海涵每次談到他在武漢八二總隊，那一段學生生活，非常愉快，值得懷念。幾乎每一個星期天，他都要到他們的王大隊長家裏，打一次牙祭。

李海涵的術科非常好，操場的小動作，優美正確，對他以後帶兵，很有幫助。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年）冬天，他由中央軍校第八期步科畢業，派到二十五師見習。二十五師和第二師，都是九一八日本軍閥佔我東北以後，在長城各口，抵抗日本軍閥向南侵略，最有功，最有名的抗日勁旅。師長關麟徵陝西鄜縣人，軍校第一期畢業，能征慣戰，人們稱他常勝將軍。

### 挺進東北大軍出關

二十二年的春天，二十五師同日本軍閥在古

北口打了三天三夜硬仗，打死敵人不少，但是犧牲也很大，關師長也負了傷。後來奉命向石圍集結整補，臨撤退的時候，留一個班在陣地掩護。這一個班祇有七名士兵，他們非常倔強，堅守陣地，打死四百多個敵人，才壯烈成仁。戰後，日本軍閥把這七個人合葬在一起，建立了一座「支那七勇士墓」碑，表示崇拜勇敢成仁的英雄。就以這七個人來做榜樣，日本軍閥提起二十五師，都有些肅然起敬。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簽定何梅協定，日本軍閥堅持二十五師和第二師撤離河北省，才離開長城前線。所以，李海涵見習和做排長的頭三年頭，都是在同日本軍閥對抗的長城前線度過。

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共產黨由陝北渡過黃河，侵擾晉西各縣，情況非常危急。二十五師奉命援晉，由潼關過河，乘同蒲車北上。因爲李海涵是山西人，對於山西的情形比較熟悉，語言沒有隔閡，容易和老百姓接觸，由他和其他山西藉的官兵們組成便衣隊，偵察敵情，蒐集情報，聯絡民衆，對於二十五師在山西剿匪作戰，供獻很大。

海涵能守能忍。二十五師是一個頂好的隊伍，升級非常不容易。他在一四五團小砲連任排長，長達四年之久。一般軍校同學的通病，就是好動，沒有耐心，這一師不能升級，就跳到另外一師去，而李海涵在二十五師，前後二十年，一步一個腳蹤，從見習官、少尉排長，一直做到少將師長，他的守性和耐心，可真了不起，不是一般同學能够比得上的。



七七事變，二十五師開到華北增援，後來撤退到保定。剛好一四五團有一個連長的空額，在排長當中，有兩位够資格升任連長的第八期同學。團長對李海涵說：「某某是八一總隊，比你早畢業幾天，先讓他升連長吧！以後有機會，你再來升。」

李海涵回答：「報告團長：我是來革命的，

我是來抗戰的，不是為升官來的。請團長不必介意，連長就讓他升吧！我不在乎這個。」然而，那位升任連長的同學，却沒有多久，就陣亡了，天下事就是這樣有幸有不幸。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九月，李海涵升為一四五團小砲連的連長。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年）七月，升任少校團附，九月任少校營長，這一年升得相當快。三

十一年（一九四二年）升任七十三團的中校副團長。

五十二軍是二十六年成立的，關麟徵任軍長，轄二十五師和第三師兩個師，二十七年一九五師成立，也歸五十二軍指揮。二十七年春天，台兒莊大捷，秋天武漢大會戰，以及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年）長沙第一次大捷，五十二軍都是戰績輝煌，殲滅不少敵人。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

年）敵人在越南海防登陸，我政府為防止敵人從越南向我進攻，五十二軍調到桂越邊境的靖西一帶駐防，鞏固西南國境。關麟徵將軍為了加強軍的團結，把第二師、二十五師、一九五師三個師的各團插花開，每一師都有其他兩師的一個團。李海涵的那一團，由二十五師調到第二師，成了第二師的第六團。



李師長海涵恭侍 總統蔣公留影。

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年）元月，五十二軍改為遠征軍，八月初攻入越南，佔領湄水河、岩脚等地。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，開到海防，接受日本部隊投降。不久又奉命接收東北，十月三十日開始從海防乘輪船北上。十一月七日軍部及二十五師由秦皇島登陸，接着第二師於十一月十日到達。這時候五十二軍的軍長是趙公武將軍，第二師師長為劉玉章將軍，轄第四團、第五團、第六團三個團；第二十五師師長為劉世懋將軍，轄第七十三團、七十四團、七十五團三個團。

（未完）